紅樓夢/第02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二十六回　蜂腰橋設言傳心事　瀟湘館春困發幽情

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，不但身体強壯，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，仍回大觀園內去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，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，晝夜在這里，那紅玉同眾丫鬟也在這里守著寶玉，彼此相見多日，都漸漸混熟了。那紅玉見賈芸手里拿的手帕子，倒象是自己從前掉的，待要問他，又不好問的。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，用不著一切男人，賈芸仍种樹去了。這件事待要放下，心內又放不下，待要問去，又怕人猜疑，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，忽聽窗外問道：“姐姐在屋里沒有？”紅玉聞聽，在窗眼內望外一看，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，因答說：“在家里，你進來罷。”佳蕙聽了跑進來，就坐在床上，笑道：“我好造化！才剛在院子里洗東西，寶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葉，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。可巧老太太那里給林姑娘送錢來，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。見我去了，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，也不知多少。你替我收著。”便把手帕子打開，把錢倒了出來，紅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。

佳蕙道：“你這一程子心里到底覺怎麼樣？依我說，你竟家去住兩日，請一個大夫來瞧瞧，吃兩劑藥就好了。”紅玉道：“那里的話，好好的，家去作什麼！”佳蕙道：“我想起來了，林姑娘生的弱，時常他吃藥，你就和他要些來吃，也是一樣。”紅玉道：“胡說！藥也是混吃的。”佳蕙道：“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，又懶吃懶喝的，終久怎麼樣？”紅玉道：“怕什麼，還不如早些兒死了倒乾淨！”佳蕙道：“好好的，怎麼說這些話？”紅玉道：“你那里知道我心里的事！”

佳蕙點頭想了一會，道：“可也怨不得，這個地方難站。就象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，說跟著伏侍的這些人都辛苦了，如今身上好了，各處還完了願，叫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。我們算年紀小，上不去，我也不抱怨，象你怎麼也不算在里頭？我心里就不服。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，也不惱他，原該的。說良心話，誰還敢比他呢？別

說他素日殷勤小心，便是不殷勤小心，也拼不得。可氣晴雯，綺霰他們這幾個，都算在上等里去，仗著老子娘的臉面，眾人倒捧著他去。你說可氣不可氣？”紅玉道：“也不犯著氣他們。俗語說的好，‘千里搭長棚，沒有個不散的筵席’，誰守誰一輩子呢？不過三年五載，各人幹各人的去了。那時誰還管誰呢？”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的心腸，由不得眼睛紅了，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，只得勉強笑道：“你這話說的卻是。昨兒寶玉還說，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，怎麼樣做衣裳，倒象有幾百年的熬煎。”

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，方要說話，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，手里拿著些花樣子并兩張紙，說道：“這是兩個樣子，叫你描出來呢。”說著向紅玉擲下，回身就跑了。紅玉向外問道：“倒是誰的？也等不得說完就跑，誰蒸下饅頭等著你，怕冷了不成！”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：“是綺大姐姐的。”抬起腳來咕咚咕咚又跑了。紅玉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，向抽屜內找筆，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，因說道：“前兒一枝新筆，放在那里了？怎麼一時想不起來。”一面說著，一面出神，想了一會方笑道：“是了，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。”便向佳惠道：“你替我取了來。”佳惠道：“花大姐姐還等著我替他抬箱子呢，你自己取去罷。”紅玉道：“他等著你，你還坐著閒打牙兒？我不叫你取去，他也不等著你了。坏透了的小蹄子！”說著，自己便出房來，出了怡紅院，一徑往寶釵院內來。剛至沁芳亭畔，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嬤嬤從那邊走來。紅玉立住笑問道：“李奶奶，你老人家那去了？怎打這里來？”李嬤嬤站住將手一拍道：“你說說，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种樹的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，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。明兒叫上房里聽見，可又是不好。”紅玉笑道：“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了他去叫了？”李嬤嬤道：“可怎麼樣呢？”紅玉笑道：“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歹，就回不進來才是。”李嬤嬤道：“他又不痴，為什麼不進來？”紅玉道：“既是進來，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，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，可是不好呢。”李嬤嬤道：“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？不過告訴了他，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，帶進他來就完了。”說著，拄著拐杖一徑去了。紅玉聽說，便站著出神，且不去取筆。

一時，只見一個小丫頭子跑來，見紅玉站在那里，便問道：“林姐姐，你在這里作什麼呢？”紅玉抬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。紅玉道：“那去？”墜兒道：“叫我帶進芸二爺來。”說著一徑跑了。這里紅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，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。那賈芸一面走，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，那紅玉只裝著和墜兒說話，也把眼去一溜賈芸：四目恰相對時，紅玉不覺臉紅了，一扭身往蘅蕪苑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這里賈芸隨著墜兒，逶迤來至怡紅院中。墜兒先進去回明了，然後方領賈芸進去。賈芸

看時，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，种著芭蕉，那邊有兩只仙鶴在松樹下剔翎。一溜回廊上吊著各色籠子，各色仙禽异鳥。上面小小五間抱廈，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，上面懸著一個匾額，四個大字，題道是”怡紅快綠”。賈芸想道：“怪道叫‘怡紅院’，原來匾上是恁樣四個字。”正想著，只聽里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：“快進來罷。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！”賈芸聽得是寶玉的聲音，連忙進入房內。抬頭一看，只見金碧輝煌，文章閃灼，卻看不見寶玉在那里。一回頭，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，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：“請二爺里頭屋里坐。”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，連忙答應了。又進一道碧紗廚，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，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。寶玉穿著家常衣服，靸著鞋，倚在床上拿著本書，看見他進來，將書擲下，早堆著笑立起身來。賈芸忙上前請了安。寶玉讓坐，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。寶玉笑道：“只從那個月見了你，我叫你往書房里來，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，就把你忘了。”賈芸笑道：“總是我沒福，偏偏又遇著叔叔身上欠安。叔叔如今可大安了？”寶玉道：“大好了。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。”賈芸道：“辛苦也是該當的。叔叔大安了，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。”

說著，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。那賈芸口里和寶玉說著話，眼睛卻溜瞅那丫鬟：細挑身材，容長臉面，穿著銀紅襖兒，青緞背心，白綾細折裙。——不是別個，卻是襲人。那賈芸自從寶玉病了幾天，他在里頭混了兩日，他卻把那有名人口認記了一半。他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，今見他端了茶來，寶玉又在旁邊坐著，便忙站起來笑道：“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。我來到叔叔這里，又不是客，讓我自己倒罷。”寶玉道：“你只管坐著罷。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。”賈芸笑道：“雖如此說，叔叔房里姐姐們，我怎麼敢放肆呢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坐下吃茶。

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。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，誰家的花園好，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致，誰家的酒席丰盛，又是誰家有奇貨，又是誰家有异物。那賈芸口里只得順著他說，說了一會，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，便起身告辭。寶玉也不甚留，只說：“你明兒閒了，只管來。”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他出去。

出了怡紅院，賈芸見四顧無人，便把腳慢慢停著些走，口里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，先問他“幾歲了？名字叫什麼？你父母在那一行上？在寶叔房內幾年了？一個月多少錢？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？”那墜兒見問，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。賈芸又道：“才剛那個與你說話的，他可是叫小紅？”墜兒笑道：“他倒叫小紅。你問他作什麼？”賈芸道：“方才他問你什麼手帕子，我倒揀了一塊。”墜兒聽了笑道：“他問了我好幾遍，

可有看見他的帕子。我有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！今兒他又問我，他說我替他找著了，他還謝我呢。才在蘅蕪苑門口說的，二爺也聽見了，不是我撒謊。好二爺，你既揀了，給我罷。我看他拿什麼謝我。”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种樹之時，便揀了一塊羅帕，便知是所在園內的人失落的，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，故不敢造次。今聽見紅玉問墜兒，便知是紅玉的，心內不胜喜幸。又見墜兒追索，心中早得了主意，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，向墜兒笑道：“我給是給你，你若得了他的謝禮，不許瞞著我。”墜兒滿口里答應了，接了手帕子，送出賈芸，回來找紅玉，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寶玉打發了賈芸去後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，似有朦朧之態。襲人便走上來，坐在床沿上推他，說道：“怎麼又要睡覺？悶的很，你出去逛逛不是？”寶玉見說，便拉他的手笑道：“我要去，只是舍不得你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快起來罷！”一面說，一面拉了寶玉起來。寶玉道：“可往那去呢？怪膩膩煩煩的。”襲人道：“你出去了就好了。只管這麼葳蕤，越發心里煩膩。”

寶玉無精打采的，只得依他。晃出了房門，在回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，出至院外，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。只見那邊山坡上兩只小鹿箭也似的跑來，寶玉不解其意。正自納悶，只見賈蘭在後面拿著一張小弓追了下來，一見寶玉在前面，便站住了，笑道：“二叔叔在家里呢，我只當出門去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你又淘氣了。好好的射他作什麼？”賈蘭笑道：“這會子不念書，閒著作什麼？所以演習演習騎射。”寶玉道：“把牙栽了，那時才不演呢。”

說著，順著腳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，只見鳳尾森森，龍吟細細。舉目望門上一看，只見匾上寫著“瀟湘館”三字。寶玉信步走入，只見湘帘垂地，悄無人聲。走至窗前，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。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，往里看時，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聲道：“‘每日家情思睡昏昏。’”寶玉聽了，不覺心內痒將起來，再看時，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。寶玉在窗外笑道：“為甚么‘每日家情思睡昏昏’？”一面說，一面掀帘子進來了。

林黛玉自覺忘情，不覺紅了臉，拿袖子遮了臉，翻身向里裝睡著了。寶玉才走上來要搬他的身子，只見黛玉的奶娘并兩個婆子卻跟了進來說：“妹妹睡覺呢，等醒了再請來。”剛說著，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，笑道：“誰睡覺呢。”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，便笑道：“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。”說著，便叫紫鵑說：“姑娘醒了，進來伺侯。”一面說，一面都去了。

黛玉坐在床上，一面抬手整理鬢發，一面笑向寶玉道：“人家睡覺，你進來作什麼？”寶玉見他星眼微餳，香腮帶赤，不覺神魂早蕩，一歪身坐在椅子上，笑道：“你才說什麼？”黛玉道：“我沒說什麼。”寶玉笑道：“給你個榧子吃！我都聽見了。”

二人正說話，只見紫鵑進來。寶玉笑道：“紫鵑，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。”紫鵑道：“那里是好的呢？要好的，只是等襲人來。”黛玉道：“別理他，你先給我舀水去罷。”紫鵑笑道：“他是客，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。”說著倒茶去了。寶玉笑道：“好丫頭，‘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，怎舍得疊被鋪床？’”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，說道：“二哥哥，你說什麼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何嘗說什麼。”黛玉便哭道：“如今新興的，外頭聽了村話來，也說給我聽，看了混帳書，也來拿我取笑兒。我成了爺們解悶的。”一面哭著，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。寶玉不知要怎樣，心下慌了，忙赶上來，”好妹妹，我一時該死，你別告訴去。我再要敢，嘴上就長個疔，爛了舌頭。”正說著，只見襲人走來說道：“快回去穿衣服，老爺叫你呢。”寶玉聽了，不覺打了個雷的一般，也顧不得別的，疾忙回來穿衣服。出園來，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，寶玉便問道：“你可知道叫我是為什麼？”焙茗道：“爺快出來罷，橫豎是見去的，到那里就知道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催著寶玉。

轉過大廳，寶玉心里還自狐疑，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，回頭只見薛蟠拍著手笑了出來，笑道：“要不說姨夫叫你，你那里出來的這麼快。”焙茗也笑道：“爺別怪我。”忙跪下了。寶玉怔了半天，方解過來了，是薛蟠哄他出來。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，又求”不要難為了小子，都是我逼他去的。”寶玉也無法了，只好笑問道：“你哄我也罷了，怎麼說我父親呢？我告訴姨娘去，評評這個理，可使得么？”薛蟠忙道：“好兄弟，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，就忘了忌諱這句話。改日你也哄我，說我的父親就完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嗳，嗳，越發該死了。”又向焙茗道：“反叛肏的，還跪著作什麼！”焙茗連忙叩頭起來。薛蟠道：“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，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，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，他不知那里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，這麼大的大西瓜，這麼長一尾新鮮的鱘魚，這麼大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豬。你說，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？那魚，豬不過貴而難得，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种出來的。我連忙孝敬了母親，赶著給你們老太太，姨父，姨母送了些去。如今留了些，我要自己吃，恐怕折福，左思右想，除我之外，惟有你還配吃，所以特請你來。可巧唱曲兒的小么兒又才來了，我同你樂一天何如？”一面說，一面來至他書房里。只見詹光，程日興，胡斯來，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里，見他進來，請安的，問好的，都彼此見過了。吃了茶，薛蟠

即命人擺酒來。說猶未了，眾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，方才停當歸坐。寶玉果見瓜藕新异，因笑道：“我的壽禮還未送來，倒先扰了。”薛蟠道：“可是呢，明兒你送我什麼？”寶玉道：“我可有什麼可送的？若論銀錢吃的穿的東西，究竟還不是我的，惟有我寫一張字，畫一張畫，才算是我的。”

薛蟠笑道：“你提畫兒，我才想起來。昨兒我看人家一張春宮，畫的著實好。上面還有許多的字，也沒細看，只看落的款，是‘庚黃’畫的。真真的好的了不得！”寶玉聽說，心下猜疑道：“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，那里有個‘庚黃’？”想了半天，不覺笑將起來，命人取過筆來，在手心里寫了兩個字，又問薛蟠道：“你看真了是‘庚黃’？”薛蟠道：“怎麼看不真！”寶玉將手一撒，與他看道：“別是這兩字罷？其實與‘庚黃’相去不遠。”眾人都看時，原來是“唐寅”兩個字，都笑道：“想必是這兩字，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”。薛蟠只覺沒意思，笑道：“誰知他‘糖銀’‘果銀’的。”正說著，小廝來回“馮大爺來了”。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。薛蟠等一齊都叫“快請”。說猶未了，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，已進來了。眾人忙起席讓坐。馮紫英笑道：“好呀！也不出門了，在家里高樂罷。”寶玉薛蟠都笑道：“一向少會，老世伯身上康健？”紫英答道：“家父倒也托庇康健。近來家母偶著了些風寒，不好了兩天。”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，便笑道：“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？挂了幌子了。”馮紫英笑道：“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，我就記了再不慪氣，如何又揮拳？這個臉上，是前日打圍，在鐵网山教兔鶻捎一翅膀。”寶玉道：“幾時的話？”紫英道：“三月二十八日去的，前兒也就回來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怪道前兒初三四兒，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。我要問，不知怎麼就忘了。單你去了，還是老世伯也去了？”紫英道：“可不是家父去，我沒法兒，去罷了。難道我閒瘋了，咱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，尋那個苦惱去？這一次，大不幸之中又大幸。”

薛蟠眾人見他吃完了茶，都說道：“且入席，有話慢慢的說。”馮紫英聽說，便立起身來說道：論理，我該陪飲幾杯才是，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的事，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，實不敢領。薛蟠寶玉眾人那里肯依，死拉著不放。馮紫英笑道：“這又奇了。你我這些年，那回兒有這個道理的？果然不能遵命。若必定叫我領，拿大杯來，我領兩杯就是了。”眾人聽說，只得罷了，薛蟠執壺，寶玉把盞，斟了兩大海。那馮紫英站著，一氣而盡。寶玉道：“你到底把這個‘不幸之幸’說完了再走。”馮紫英笑道：“今兒說的也不盡興。我為這個，還要特治一東，請你們去細談一談，二則還有所懇之處。”說著執手就走。薛蟠道：“越發說的人熱剌剌的丟不下。多早晚才請我們，告訴了。也免的人猶疑。”馮紫英道：“多則十日，少則八天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出門上馬去了。眾人

回來，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。

寶玉回至園中，襲人正記挂著他去見賈政，不知是禍是福，只見寶玉醉醺醺的回來，問其原故，寶玉一一向他說了。襲人道：“人家牽腸挂肚的等著，你且高樂去，也到底打發人來給個信兒。”寶玉道：“我何嘗不要送信兒，只因馮世兄來了，就混忘了。”正說，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：“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姐姐家的東西，自然先偏了我們了。”寶釵搖頭笑道：“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，我不吃，叫他留著請人送人罷。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，不配吃那個。”說著，丫鬟倒了茶來，吃茶說閒話兒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，一日不回來，心中也替他憂慮。至晚飯後，聞聽寶玉來了，心里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。一步步行來，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內去了，自己也便隨後走了來。剛到了沁芳橋，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，也認不出名色來，但見一個個文彩炫耀，好看异常，因而站住看了一會。再往怡紅院來，只見院門關著，黛玉便以手扣門。

誰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，沒好氣，忽見寶釵來了，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，正在院內抱怨說：“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，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！”忽聽又有人叫門，晴雯越發動了氣，也并不問是誰，便說道：“都睡下了，明兒再來罷！”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，他們彼此頑耍慣了，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真是他的聲音，只當是別的丫頭們來了，所以不開門，因而又高聲說道：“是我，還不開么？”晴雯偏生還沒聽出來，便使性子說道：“憑你是誰，二爺吩咐的，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！”林黛玉聽了，不覺氣怔在門外，待要高聲問他，逗起氣來，自己又回思一番：“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，到底是客邊。如今父母雙亡，無依無靠，現在他家依栖。如今認真淘氣，也覺沒趣。”一面想，一面又滾下淚珠來。正是回去不是，站著不是。正沒主意，只聽里面一陣笑語之聲，細聽一聽，竟是寶玉‘寶釵二人。林黛玉心中益發動了氣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來：“必竟是寶玉惱我要告他的原故。但只我何嘗告你了，你也打聽打聽，就惱我到這步田地。你今兒不叫我進來，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！”越想越傷感起來，也不顧蒼苔露冷，花徑風寒，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，悲悲戚戚嗚咽起來。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，具希世俊美，不期這一哭，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栖鴉一聞此聲，俱忒楞楞飛起遠避，不忍再聽。真是：

花魂默默無情緒，鳥夢痴痴何處驚。

因有一首詩道：

顰兒才貌世應希，獨抱幽芳出繡閨，

嗚咽一聲猶未了，落花滿地鳥驚飛。

那林黛玉正自啼哭，忽聽“吱嘍”一聲，院門開處，不知是那一個出來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